

10 况且

- **剧目：**《况且》
- **编剧：**徐云昊
- **关键词：**小说改编，老舍，火车，现代性，历史
- **剧目简介/梗概：**

本剧改编自老舍小说《火车》。20 世纪 20 年代，大年三十，从浦口到北平的火车二等车厢，几个人偶然相聚于此：加班的火车茶房老五、天津商人胖张、山东商人瘦乔、军阀副营长。四人展开一系列关于火车历史的谈话，相见恨晚，抽烟饮酒，直至车厢着火，伤亡惨重。但出于官僚体系的潜规则，起火原因未被公布，茶房老五也因此被解雇。

- **预计演出时长：**30 分钟
- **演员人数：**4 人，男女不限（虽然看上去像个和尚戏，但不是的）
- **创作时间：**2023 年
- **是否允许他人进行非营利性演出：**是
- **演出前是否需要联系作者：**是
- **文件类型：**PDF
- **作者联系方式：**暂不公开。若想获得作者联系方式，请联系
storythief@foxmail.com

该剧本来自【青年戏剧广场·剧本市集】

欢迎访问 www.youtheatresquare.icu

况且

——改编自老舍小说《火车》

现代到底是什么？后之视今是否犹今之视夕？我们看从前的人的愚造成悲伤结果，现在是否还在持续这样只不过被蒙蔽得更深？这一连串戏里边，《抱孙》的原因在愚，《况且》——或者说，叫它《火车》里，找不到某一个人的责任。

老五

二等车上的茶房。本来是个挺热心肠的老好人，这种老好人，处事往往都有点儿忖。常年的差事，也让他的嘴有点碎，有时候说起话来颠三倒四的。这不，大年三十的被管事儿的安排加班。他也不敢说什么，车上的人他更是谁也惹不起。他只能用一肚子的委屈压着他一肚子的热心，迷迷糊糊的在车上过这个年喽。

胖张

天津人，坐着火车从浦口回天津。做生意的，不过城府有点儿深，以至于没人知道他做的具体是什么买卖。他倒是好交朋友，坐车遇见的也爱和人喝两盅。这种朋友交的有没有必要呢？好像他也从没认真考虑过什么叫无效社交。

瘦乔

山东德州人，据说祖上在北平南城住过一段时间。常年在浦口做建材生意，以至于口音都有点走了样。他也习惯学着浦口、上海那边的人说话，即使有点“洋泾浜”，听起来也带着一种神秘感。他平生就爱干两件事，把别人的钱赚到自己口袋里，把自己卖弄的那点儿学识塞到别人脑子里。

营副

军阀部队的副营长。干到了这个位置，往上数，全是官，往下数，也全是官儿。大过年的，他得给上面的官去“孝敬”点炮仗。这种事吧，他也是不很情愿，还好，他的那顶帽子就是上火车的通行证，谁也没有敢惹着他的不是？没事的时候，爱哼哼两句京剧，甭管唱得什么样。

红绸子数副 带着落地架子和轮的画框 折叠椅四把。

[20 世纪 20 年代，从浦口到北平的列车二等车厢。

【场上自左至右置四把折叠椅，第四把折叠椅右置一个画框。

【老五上，持折叠椅依次展开，拾起画框框在自己面前。

老五 况且，况且，况且，况且……况且，大年三十，就该我歇班。跑了一年车了，恰好赶上这么个巧当儿：六十多伙计，单缺我一个……

妈的，不用混了，告诉你，事情妈的来得邪！一年到头，好容易……

【此间，胖张持红绸子上，把两把椅子横并在一起，铺开绸子。

胖张 （辗转反侧，拿红绸子的边沿擦汗）

车里老弄这么热干吗？

茶房，打把手巾！

老五 （递过毛巾）看一眼您的票，查完票您好休息了。

胖张 （递上一张明显不是自己的票）

老五 （迟疑）呦，照片上这脸长得可是清秀。借的？

胖张 可不是嘛，好不容易……

老五 （没什么底气以至于听着像发牢骚的）按车上的规矩，免票就只能铁道上的自个用，不能外借。

【瘦乔上，从兜里掏出红绸子，也是并起座位，铺上绸子。不过他的动作比胖张顺利得多，也没觉得车上有多热。

瘦乔 诶呦，原来这大年三十的火车，能让那女的变成男的

（递上自己那张也不是自己的免票）

胖张 瞧您说的，我这是好容易才借着的。

瘦乔 嘿嘿，可不是嘛，我，这也是好不容易才借着一张免票。

胖张 这免票，早一天也匀不出来。

瘦乔 我告诉你，那些有免票的人，就得教你等到年底。

胖张 他教你等到年底，你就得等到年底，就是愿意看着朋友干着急——

瘦乔 今日的朋友啊……

胖张 今日的朋友，远非昔日可比了。

【老五推画框自右至左，边念着“况且”，渐快渐弱。

瘦乔 还得搭老大的人情呀！平日里借借免票倒还顺利，单等到年底才咬牙——看人一手！

胖张 嘿，再耽误了过年……（意识到车已经开了），你听，况且况且，况且况且，快去过，还不到家，快去过，还不到家……

瘦乔 （加入模仿）快去过，还不到家……啊哈哈……那天上的飞机倒是快，要是坐那飞机，也许早就到家了。

胖张 那飞机，也有免票？

瘦乔 飞机也有免票，不难找，可是——

胖张 （应）总以不冒险的为是。

茶房——再拿块手巾——

噫，坐飞机大概可以凉快一点。

老五 （递了毛巾，掀开瘦乔一侧的半边红绸子，把椅子搬回去坐下，转身对着二人。）

（抱怨的语气更重了点）大年三十，就该我歇班。跑了一年了，恰好赶上这么个巧当儿：六十多个伙计，单缺一——个——

胖张 （应和一句）谁说不是呢，大过年的。

老五 （起身向前，向前方不在台上的乘客们发着毛巾）
（遇到一位，稍显恭敬地）您看我们这个苦营生 哎——您再来一把
（转完一圈，又回到二人中间）您擦吧？

胖张 （给多少条毛巾都不嫌多似的，一直往头上抹汗）

瘦乔 （脸上没东西可擦，有事没事的扣着鼻孔里和指头缝里的黑物）

老五 待会就到济南府，过了济南该换班了，换了班，那位再查一遍票，查过票去，二位该歇着了。……济南府是个大站，上下车的多……。要枕头的，自管言语一声。
大年三十，这年也得在车上过了。我们跟车……没办法……
（剩一条毛巾，递给胖张。）
明天一早，就到北平。

【老五起身，将画框推回原位置，再伴着渐缓、渐强的况且声，将画框自右至左推。

胖张 （迷迷糊糊的）车上干嘛弄这么热……

【灯光渐暗。

老五 （停）您啊，还是别开窗户，一开，准着凉！车上的事，没人管，我告诉您！
（回）您就说，一年到头跑车，（况且，况且）好容易盼着大年三十歇一天，好，得了，（况，且，况，且）什么也甭说了……

【灯光复明。营副携红绸子包的包袱上，随手一撇包袱，坐在空座上。

老五 （看着营副不知装的什么的包袱）我给您拿后边去，免得……

营副 嗯？

老五 长官，怕教人给碰了，那，我给您放到上面去，成不？

营副 （嘴里含含糊糊的）碰了？谁敢碰了？

【营副把胖张旁那把椅子抽来垫脚。

老五 那，就给您放这。

营副 嗯？

老五 就放着，放地上。

（对胖张、瘦乔）您二位小心点。

（对前方的其他乘客）小心火烛，别给碰了。

营副 哼。

老五 （对营副）您这是去哪？

营副 （不予理睬，开始打呼）

【老五将画框推回原位置，复推画框自右至左，边念着“况且”，渐快渐弱。

胖张 呦，这炮可真大真长，准是给……给曹旅长送去的

瘦乔 （默叹）

万一，真教人给碰了？

胖张 茶房——

老五 诶呦，这可……（指指营副）都小心看着点吧。

（回，用画框框住脸）这时候要是有一个，叫我给搬上去，我兴许还能有个台阶下，要我再去知会那位，诶呦……再说，准是给曹旅长送去的。（况且况且，况且况且）（嘀咕）碰了，哪能碰了？曹旅长……谁敢给碰了？

【老五回，发现已无处可坐，至胖张椅子旁靠着。

胖张 听您口音，可不像北方，您府上是在——

瘦乔 哦，我家是北平的，只不过，常年在浦口做生意。

胖张 哦呦，大买卖，一直忙活到年跟前儿。

瘦乔 等到三十，不就为了等这一张免票嘛。

胖张 那哪能够。我这年耽误不起，您这年也？家里老小的……

瘦乔 我……我在浦口做建材生意，就是给铁道上倒卖一些垫路的石子枕木一类的……

胖张 真是大买卖。

瘦乔 还不是得靠铁道上的朋友们帮衬。年前二十八，天津铁道分局的崔先生到浦口，非要拉我喝酒。

胖张 呦，天津……您说老崔？成天（作掏出一纸包状，拇指按住纸包里的东西，服下，作难受舒缓状）——比饭要紧

瘦乔 哈哈哈哈哈，比饭要紧。您也认识崔先生？

胖张 噫，老朋友。话说啥也不能比饭要紧，在车上也得过年，我这，上车前买的，符集的烧鸡。

瘦乔 家里交代过了，出来就得带些吃的——（一样一样的摸出来）干荔枝、金丝枣、五香豆腐干。

胖张 还有这，尝尝，二十年的原封，买是买不到啊，我和一位“满洲国”的大官匀来的。来，杀口。

瘦乔 一见如故，彼此不客气了。

胖张 三十在车上，这年该过还得过。

瘦乔 咱这，不亚于北平城里东来顺那铜锅涮肉。

胖张 铜锅涮肉？中间放木炭风门大开呼哧呼哧冒火星子，不怕——把那曹旅长的炮，（指指那炮）点了啊？

瘦乔 （放下还没入口的酒杯）

营副 （呼噜声大了点）

胖张 噫，说小心着点，谁敢把那曹旅长的炮点了啊？再说，咱也没那铜锅不是？（望对面杯中酒入口）怎么样？

瘦乔 好！太好了！有钱也买不到！

胖张 （酌酒对老五）来，尝尝，都是在外边过年的人，都不容易。（看了眼邻座的营副，发现仍在睡觉打呼，作罢。）（对瘦乔）再来，咱这年就在车上过了……

瘦乔 （对老五）你听这外面，什么声音？

老五 什么声音？况且况且，况且况且，这是这火车轮子轧在铁道上的动静。您也看见过对吧，这铁轨是一节一节的。

瘦乔 对，那可不是，我就是……说这一节铁轨，大概二十来米。

老五 那您听到一声况且，咱就往前走了二十来米，您二位，离家就近了二十来米。这外面呼哨呼哨闪过的灯影，那不就是一一个个村吗。（越说越失神）都点着长明灯过年呢，这点，春联儿早贴上了，坟也上了老头子也请回来了，饺子估计都包好了，你看，那还有放炮仗的……

瘦乔 伙计，你再听，像不像——快去过过年，还不到家。

老五 （兴奋地学着）快去过过年，还不到家，快去过过年，还不到家……（再次陷入落寞）

胖张 哈哈哈哈哈，快去过过年，还不到家，你也学会了。

老五 快去过过年，还不到家，不到家啊……

瘦乔 （抿酒，欠身望着窗外）二十米，二十米，二十米，这车虽然不比那飞机，跑得也挺快的哦，看那车头上都冒着火星子

老五 （接茬）这火星子洒车厢里来也点不着（暗戳戳的指着）曹旅长的炮。

胖张 哈，火车，火车，火烧得越足，这车就跑得越快嘛。

瘦乔 （上了一点酒劲）仁兄，您可知道，这火车从前不是烧火的吗？

胖张 您说的是前朝慈禧太后，怕惊动了那龙脉，火车头不要了，让马拉着车跑？那也叫火车？

瘦乔 也叫火车。马拉车跑，驴，骡子拉着车跑，只要是车在铁道上，就叫火车。

胖张 只要是在铁道上就叫火车，不冒火的也叫火车？那还不如叫……叫铁车

瘦乔 你我在坐的这，你叫火车，我叫火车，那都叫火车了，没听过什么人叫铁车。

胖张 是没听过有人叫铁车，可断没有把不冒火的车叫火车的道理。我问你，以后这铁道上的车要是不冒火了，还叫火车吗？

瘦乔 仁兄，是方才您说的，火车，火车，火烧得越足，车就跑得越快。火车头不冒火，车怎么可能跑起来呢？

胖张 我，我说的是要是，那按您的这一套，马拉的车不冒火，也得叫它火车。

瘦乔 叫不叫火车不是我们两个、三个人吆喝一嗓子就能决定的事情，但就算改了朝换了代，火车也只有烧火冒火星子的道理。

老五 二位消停消停，不管哪朝，前清还是……民国，中华民国，只要是改了朝换了代，就不让再说改朝换代的事。

胖张 哦，老样子，还是那句话嘛，莫谈国事。

（顿）要是，火车不冒火星子了，那还叫火车吗？

老五 欸对，（向瘦乔）这位先生，听起来您学问大。我们天天跑的这火车，是谁定下，这火车得叫火车呢？难不成是这窗户，桌椅，都是木头的，木生火？

瘦乔 还不是那车头，冒着火星子呢，看吧，火车不可能不冒火星子。

胖张 我说，要是。

瘦乔 火车不可能不冒火星子。

胖张 我说，要是。

瘦乔 以我，这个成天跟铁道上打交道的，断定，就没有这种要是的情况。那讨论这个话题，全然没有意义。不过嘛，不如重新说是那马拉的，是不是也叫火车。

老五 慈禧太后……

瘦乔 不说慈禧太后，我说，英格兰。

胖张 哦，英格兰，那女王，都坐马车。

瘦乔 对，马车。仁兄可知道，现在咱们坐的车底下那铁道，两根铁轨的宽度，专业点说叫轨距，是两匹英格兰马屁股的宽度。

胖张 中国的铁轨，英格兰的马屁股？

瘦乔 不光是中国，（起，拖拽着画框）德意志，法兰西，整个……世界（把头放到画框里），都得靠英格兰的马屁股。

胖张 怎么说？

瘦乔 英格兰的马车，两匹马紧挨着屁股。天长日久，那车轮子，车辙都按着这个宽度。再往后，英格兰人发明了火车，为了和马车一样，也就用了这个宽度。准确来说，是一百四十三又二分之一公分。

胖张 按这么说，最开始的火车是学着那马车，我说，刚发明出来的火车还不如马车跑得快吧？

瘦乔 是这个道理没错。兴许最开始的火车就是马车拉着。

胖张 诶，兄台，这时候的火车，可全然没有让马车改名跟自己姓的道理吧？

瘦乔 （吃了点瘪）没……有。天底下哪有孙子随爷爷的道理？

老五 那可是全然没有。

胖张 那可是什么时候，慈禧太后那种，在铁轨上的马拉的车，就得叫它火车了呢？

瘦乔 不……不知道，那……大概总得有个时间吧，在，在英格兰……兴许是法兰西。
反正，英国女王坐的那个就叫马车，慈禧太后坐的那个，还有咱坐着的这个，就叫火车。

胖张 （发觉对面的鸡同鸭讲）哦，英国女王坐的那就叫马车，慈禧太后坐的那就叫火车。您说，有朝一日，火车再改个名呢，那又有谁去坐呢？兴许不在英格兰法兰西，就在咱中国呢。

瘦乔 （醉醺醺地）火车，没有不冒火星子的道理。

胖张 别提那火星子了，还是得为了那曹旅长，小心——火烛。来，喝酒……

营副 （惊醒，咳嗽，像是说梦话但嗓子清亮得很）

一事无成两鬓斑

叹光阴一去不回还

日月轮流催晓箭

青山绿水常在面前

（唱完继续睡）

【此时，老五推画框自右至左，边念着“况且”，有点嘴打文武场家伙的意思。

胖张 呦，这位还……

瘦乔 来，喝酒——

胖张 喝酒。这个年过得还真不离呢！酒不醉人，咱哥俩投缘，喝多少也不碍事，干上！

瘦乔 劳驾，再给我们哥俩找点酒食。

老五 得嘞，饭车上去。

【老五下。

瘦乔 不过，我的量可……

胖张 没的话！二十年的原封，绝不能出毛病！大年三十交的朋友，前缘！

瘦乔 得嘞，我舍命陪君子。

【瘦乔掏出烟卷，散给胖张一支。二人抽烟，火星溅到了横在座位中间的炮上。

【顿时，整个车厢爆燃：火光一片。擂鼓般的隆隆响声。众乘客莫不呲牙咧嘴，跪椅哀号。一切人和物乱作一团。

【所有人的红绸子都搭到画框上。静。

【老五复上。揭开画框上的一片红绸子。作展开书卷状，逐字朗读：

老五 车入了一小站，不停。持签的换签，心里说“火”！持灯的放行，心里说“火”！搬闸的搬闸，路警立正，都心里说“火”！站长半醉，尚未到站台，车已过去；及到站台，微见火影，疑是眼花。持签的交签，持灯的灭灯，搬闸的复闸，路警提枪入休息室，心里都存着些火光，全不想说什么。过了一会儿，心中那点火光渐熄，群议如何守岁，乃放炮，吃酒，打牌，天下极太平。

营副 （起，清嗓子，捧绸子，逐字朗读）又到站，应停。持签的，打灯的，收票的，站岗的，脚行，正站长，副站长，办事员，书记，闲员，都千瞪眼，站上没有救火设备。二等车左右三等车各一辆，无人声，无动静，只有清烟缓动，明焰静燃，至为闲适。

【瘦乔、胖张同时朗读，语音交替。

瘦乔 （起，捧绸子，逐字朗读）车出站，加速度。风火交响，星花四落，夜黑如漆，车走如长灯，火舌吞吐。二等车但存屋形，火光里实存炭架。人多，志昏，有的破窗而迟疑不肯跳下，有的奔逃，相挤俱仆，有的呆坐，欲哭无声，有的拾起筐

篮……乱，怕，无济于事，火已到面前，到身上，到头顶，哭喊，抱头，拍衣，狂奔，跳车……

胖张 （起，捧绸子，逐字朗读）火找到新殖民地，物多人多，若狂喜，一舌吐出，一舌远掷，一舌半隐烟中，一舌突挺窗外，一舌徘徊，一舌左右联烧，姿体万端，百舌齐舞；渐成一团，为火球，为流星，或滚或飞；又成一片，为红为绿，忽暗忽明，随烟爬行，突裂烟成焰，急流若惊浪；吱吱作响，炙人肉，烧毛发；全车烧起，烟浓火烈，为最惨的火葬！

【静。暗。

【老五起，将东倒西歪的椅子收敛到一起，可还是乱的。又将三人拖至乱椅子处。

老五 您猜，怎么着。事后检尸，五十二具。沿路查看，跳车的十一人。这一共是，六十三人。

元宵节之后，调查员才到。到了的首要任务，那肯定是请客应酬，忙得很。调查员又有些私事，这理应先办。最后的调查结果呢，起火原因不明。

还有一事我得告诉您。调查报告里写的清清楚楚呢。沿途报告的各站售出票数和车上收到的票数相合，正好少六十三张。大年三十的，各站都没卖出二等票，那么这二等车（向后指指）必定是空车，（越笃定越讽刺地）绝对不能起火。

我呢，他们审问我，说我是二等车的看车夫，为什么擅离职守到饭车上去。说我罪有应得，开除示惩。开除？正好。妈的，大年三十歇班还让我跟车。离了火车还不能吃饭了是怎着？

2023.8.11 初稿

2023.8.18 据排练修改